

林慶彰 主編

中學思想術研究輯刊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中国学术思想

研究輯刊

初編

林慶彰 主編

第 25 冊

東漢經術與士風

翁麗雪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東漢經術與士風／翁麗雪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

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序 2+ 目 2+164 頁；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初編；第 25 冊)

ISBN : 978-986-6657-97-9 (精裝)

1. 經學 2. 學術思想 3. 東漢史

090.922

97016377

ISBN - 978-986-6657-97-9



9 789866 657979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初編 第二五冊

ISBN : 978-986-6657-97-9

東漢經術與士風

作 者 翁麗雪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初編 28 冊 (精裝) 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東漢經術與士風

翁麗雪 著

作者簡介

翁麗雪，台灣台中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畢業，現任國立嘉義大學副教授。著有《東漢經術與士風》（碩士論文）、《東漢經學之政治致用論》（獲國科會研究獎勵）專書，以及〈群經用腐考〉、〈群經中魚文化的物質應用考〉、〈東漢刑法與復仇〉、〈東漢盜賊事略〉有關經學思想研究之論著，其他發表論文如〈古俠考略〉、〈魏晉小說俠義精神考略〉、〈唐代的劍俠〉、〈當莊子寓言變成了四格漫畫〉、〈大學文選〉（合著）等多篇著作。

提 要

東漢經術承先啟後，承西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局，奠立其後二千年儒家道統根深之基礎。而其士風，睥睨古今，風俗淳美。經學之興蔚，士風之儒化，二者聲息交會，並轡而馳，造成士人執道守節、志行高尚之情操。本篇分從經學遞嬗之宏觀透視，與士人面貌之微觀剖析，藉以呈現東漢一代士人獨特之思想樣貌。

序　言

夫一國之本，在其文化學術，文化學術之本，在其士人之風尚，而一國士氣之興衰、民心之向背、風氣之良窳，皆繫乎此矣。重學術，尊士人，向為我民族傳統之特色。東漢自君主提倡經術，表彰氣節以來，士人自尊、自愛、自重之風氣於焉形成。其所舉士，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一則治經以致其用，一則修德以立其名，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士人彌相慕襲，而節義之風盛焉。於此傳統下，即為盜賊，亦知尊禮賢儒，敬重學術，有如黃巾不犯鄭玄之鄉，同時學者如袁闊、包咸、荀恁、韓韶、陳眾、姜詩等，皆能使賊服其德名，而不敢有所凌犯。千百年之下，想見其情狀，猶不免惓惓嚮往，而其時士人之修德立名，致使賊曹欽服若是，非經術之涵養浸潤，曷可致此？余讀《後漢書》，竊怪士人之重仁義、貴守節，即黨錮諸君子，其忠貞義烈，不以危亡阻其志，不以禍福易其心，觸冒斧鉞，僵仆於前，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其殉一己以全其德，雖其人僅踐一小節而死，此種節操，所以酬國家文化之恩澤，而無愧於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之間。既而知經術之化民，民尚德教，而自成風氣也。故其士風優美，民俗淳厚，宜乎顧炎武所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也。余既感斯意，乃不揣謬陋，撰成斯篇，考察東漢經術遞嬗之迹象，士風實質之照察，及二者會通之歸趣也。

茲編之作，分上下二編，上編「東漢經術」；第一、二章，係討論東漢經術之流變。蓋自光武帝，及明、章二帝之提倡，諸經各擅勝采，經說漸自紛歧，乃有今古文之爭論，其後今古文合流，而趨於會通之途。第三章「經學與讖緯學」：係就讖緯學之源起、儒化、王道德教之儒家思想、學者附讖非讖

之心態，及其興衰起伏之變遷作一探討。蓋讖緯學既雜入經學，學者稱爲內學，地位反在經學之上，而構成東漢特有之學術思潮。下編「東漢士風」：檢討士風之形成因素，由於光武之表彰氣節，旌節士，所以變西京貪懦之風，爲廉直之俗；舉逸民，所以推巖穴幽隱之士，使天下歸心。加以選舉科目，既重道德名節；薦舉徵辟，必採鄉曲士譽，於是羣方咸遂，競修士節，而種種德目出焉，如人倫孝行、故主報恩、尊崇師道、競尚復仇、崇讓之風、清廉高潔、退仕隱逸等，皆合於儒家經義，而有助士風之鼓盪。且名節之建立，於國家緩急之際，亦可恃以擣拄傾危，延扶國祚。然其弊在絕出流輩，激詭違俗，雖不得中道而行，良其風軌，有足以激濁揚清，挽薄俗頽風者也。結論主旨旨在探討經術與士風二者會通交流之歸趣。由於經術之極盛，儒家人倫道德之深入人心，致使士人以經義爲其依據，進而修德立名，東漢士風淳美，實儒學有以致之也。而士風由於察舉敗壞，政治秕僻，士人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驅馳險阨，以挽國難。當其時也，志士交結，經術不重，學者遊談，儒者之風蓋衰。黨錮之後，高名善士，多坐流廢，人倫綱紀於是乎大壞，士人漸圖身家之計，道術乃爲天下裂。自是六藝隱而老莊出，經師亡而名士出，東漢經術一變爲超脫虛靈之玄學。此士風之影響經術也。本文參考書以《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爲主，輔以東漢諸子書，及諸儒論學名著，如《日知錄》、《廿二史劄記》、《困學紀聞》、《讀通鑑論》等，當代先賢前說，亦在參驗之列，並酌以一己管見，勉力以成篇。

夫東漢經術，所以立其後二千年儒家道統之基礎，而東漢士風之淳美，尤爲後世所不及。余雖發潛闡幽，然臨文之際，常恐精思不逮，以失先儒大義也。幸蒙黃師錦鋐悉心指導，乃克成篇。惟罣漏之處，在所不免，碩學先進，幸垂教焉。

又志學以來，時受吳師碧霞先生之教誨誘掖，豈敢或忘，特此敬申謝忱。

癸亥年孟夏之月翁麗雪謹識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目 次

序 言

上編 東漢之經術	1
第一章 經學之極盛期	3
第一節 帝皇之表彰經術	3
第二節 官學與私學	7
一、太學	7
二、郡國學	15
三、宮邸學	16
四、鴻都門學	17
五、東漢私學	18
第三節 經今古文之爭	20
一、今古文第一次爭論——劉歆爭立古文經	20
二、今古文第二次爭論——韓歆、陳元與范升爭立《費氏易》、《左氏春秋》	22
三、今古文第三次爭論——白虎觀議奏	23
四、今古文第四次爭論——鄭玄與何休爭論 《公羊》、《左氏》優劣	27
第四節 古文學出現之意義	29
第二章 經學之轉變期	31
第一節 師法家法之破壞	32
第二節 章句浮文之刪減	35
第三節 學者之浮華遊談	40
第四節 今文古文之合流	43
第三章 經學與讖緯學	49
第一節 診緯學之源起	49
第二節 診緯學之儒化	56
第三節 診緯學之王道德教思想	62
第四節 東漢學者之附讖與非讖	68
第五節 診緯學之衰微	73
下編 東漢之土風	77
第四章 東漢土風之形成	79
第一節 光武之表彰氣節	79
一、矯莽僞而旌節義	80
二、舉逸民天下歸心	81

第二節 士風與察舉徵辟	83
一、察 舉	84
甲、賢良方正	84
乙、孝 廉	86
丙、茂 才	88
丁、異 科	89
二、徵 辟	89
三、選舉之弊	90
第三節 士風內容之分析	93
一、人倫孝行	95
二、故主報恩	99
三、尊崇師道	103
四、競尚復仇	105
五、崇讓之風	109
六、清廉高節	113
七、盜亦有道	115
八、退仕隱逸	117
第五章 東漢士風與政局	123
第一節 東漢晚期之政局	123
一、戚宦政爭	123
二、桓靈荒淫	128
三、士人諂附	130
第二節 黨錮前之士風表現	130
一、不交非類	131
二、劾治戚宦	133
三、諫 譁	135
四、清 議	138
第三節 士人與宦官之水火——黨錮之禍	142
第四節 士風之轉變	146
一、經、玄之過渡	146
二、名節之賤視	148
三、道家之復甦	150
四、清談之風氣	152
第六章 結 論	155
主要參考書目	159

上編 東漢之經術

第一章 經學之極盛期

第一節 帝皇之表彰經術

秦以坑儒而滅，漢以崇學而興。漢初不任儒者，及武帝寵黜百家，表彰《六經》，董仲舒對策，以爲諸不在六藝之中，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於是儒術始爲天下所重。其時公孫弘以《春秋》，白衣而爲天子三公，於是天下學子，靡然鄉風矣。^(註1)元、成之後，刑名漸廢。上無異教，下無異學，自帝王至崖穴之士，莫不以倡導儒術，講明經學爲職志。朝廷法律，本之《六經》，臣下奏議，純依經義。國有大疑，輒引《春秋》以爲斷，^(註2)自是天下士人，莫不以經學爲進身之階，《漢書·儒林傳·贊》：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乃由「祿利」而來，既視經術爲祿利之途徑，而學術目的，亦唯利祿。故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術不明，不如歸耕。」（《漢書·卷七十五·夏侯勝傳》）光武以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

[註1] 《史記·卷百二十一·儒林傳》：「及今上（武帝）即位，……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爲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註2]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王先謙補注「〈藝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可見以《春秋》斷疑事疑獄，漢世頗爲盛行。

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後漢書》卷六十七）自西漢時，便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漢書》卷七十三韋賢傳）之諺語，可見社會看重經學，以為攫取祿利之途，達成梯榮之目的。

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後漢書·卷卅二·樊準傳》）史載光武在兵間十歲，〔註3〕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陣，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故賈復知帝欲偃武修文，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起大義，帝深然之。〔註4〕光武早年學於長安，受《尚書》于中大夫盧江許子威。〔註5〕其涵泳於西漢經學長流之中，固亦為經義教養之人，非同於漢高祖之儒冠置溺也。又東漢中興功臣多近儒，西漢開國功臣多出於亡命無賴，觀光武功臣如雲台二十八將者流，多明習經書，而高祖功臣如陳平、王陵者流，則多為布衣白徒之流，故光武之表彰經術，偃武修文，亦一時風會不同也。茲將二者羅列一表，比較於下：

〔註6〕

漢初布衣卿相		光武二十八將	
韓相之子	張良	能誦詩	太傅高密侯鄧禹
秦御史	張蒼	汝南太守、修鄉校、聘能為《左氏春秋》者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秦博士	叔孫通	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沛主吏掾	蕭何	習《尚書》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獄掾	曹參	以明經為郎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獄吏	任敖	少好經書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泗水卒史	周苛	以好禮修整稱、遷太守、起學校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騎將	傅寬	少遊學長安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材官	申屠嘉	少遊學長安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註3〕《陶輯東觀漢記》「詔勅」。

〔註4〕《陶輯東觀漢記》「見幾」。

〔註5〕《姚輯東觀漢記》卷一，「世祖光武皇帝」。

〔註6〕此表乃依《廿二史劄記》「東漢功臣多近儒」、「漢初布衣將相之局」與《後漢書·卷二十二·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結論所列中興二十八將作比較。

白徒	陳平、王陵、酈商、酈食其、夏侯嬰	少遊學長安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屠狗	樊噲	少遊學長安	驃騎大將軍慎侯劉隆
織薄曲吹蕭給喪事者	周勃		
販繪	灌嬰		
輓車	婁敬		

西漢立國 214 年(西元前 206 年至西元 8 年)，至東漢開國(西元 25 年)，其功臣便由亡國無賴過渡至濟濟多士之儒者風範，如鄧禹有子十三人，且使其各守一經，修整閨門(《後漢書》卷十六)。可見武帝建元五年(西元前 136)置五經博士以來，經術已深移人心矣。光武既紹恢前緒，起於學士大夫，習經術，終涉大位。^[註 7] 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後漢書》卷一)。其極力提倡經術乃至如此。其後明、章繼其志，於提倡經術，不遺餘力。《後漢書·卷三十二·樊準傳》云：

至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

明帝為太子時，師桓榮。永平二年(西元 59 年)臨辟雍，引師桓榮及其弟子升堂，明帝自為講說，諸儒執經問難，圜橋門聽者萬數。章帝師張酺，元和二年(西元 85 年)東巡，張酺為東郡太守進謁，先備弟子禮，使張酺講《尚書》一篇，然後再修君臣禮。蓋由於光武好經學，尊禮儒生，因而奠定東漢君臣尊師重學之風氣。

後漢儒學之極盛，可見於《後漢書·儒林傳》：

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雲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

[註 7]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六「光武」。

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蓋明帝非特善繼父道，並復行古禮，故東漢儒學之盛，明帝之力居多，其後章帝於建初四年（西元 79 年），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古文之同異，連月乃罷。蓋經學自東漢光武、明、章三帝之提倡，已臻極盛。

帝皇既於表彰經術不遺餘力，於其身也，亦能孳孳於經術之研究，東漢帝王通經，計有光武帝〔註 8〕、孝明帝〔註 9〕、孝章帝〔註 10〕、孝和帝〔註 11〕、孝安帝〔註 12〕、孝順帝〔註 13〕、孝桓帝〔註 14〕、孝靈帝〔註 15〕、孝獻帝〔註 16〕。又皇后通經，計有三：即明德馬后（《後漢書》卷十）、和熹鄧后（全上）、順烈梁后（全上），茲將其列為一表，以作本節之結束：

帝 后	治 經 緣 由
光武帝	受《尚書》于中大夫盧江許子威。
孝明帝	十歲，通《春秋》，治《尚書》，兼通九經。
孝章帝	始治《尚書》，遂兼五經。
孝和帝	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
孝安帝	年十歲，善史書，喜經籍，號曰諸生。永初元年，帝始講《尚書》，耽于典藝。
孝順帝	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其後受業《尚書》。
孝桓帝	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為帝以桓彬、張蕃、楊秉、楊賜、楊寬為侍講。
孝靈帝	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
孝獻帝	頗好文學，荀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馬嚴勸學省中。
明德馬后	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詞、尤喜《周官》、董仲舒書。
和熹鄧后	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書》，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
順烈梁后	九歲能通《孝經》、《論語》，遂治《韓詩》，大義略舉。

〔註 8〕 《姚輯東觀漢記》卷一，「世祖光武皇帝」。

〔註 9〕 《姚輯東觀漢記》卷二，「顯宗孝明皇帝」。

〔註 10〕 《姚輯東觀漢記》卷二，「肅宗孝章皇帝」。

〔註 11〕 《姚輯東觀漢記》卷二，「穆宗孝和皇帝」。

〔註 12〕 《姚輯東觀漢記》卷三，「恭宗孝安皇帝」。

〔註 13〕 《姚輯東觀漢記》卷三，「敬宗孝順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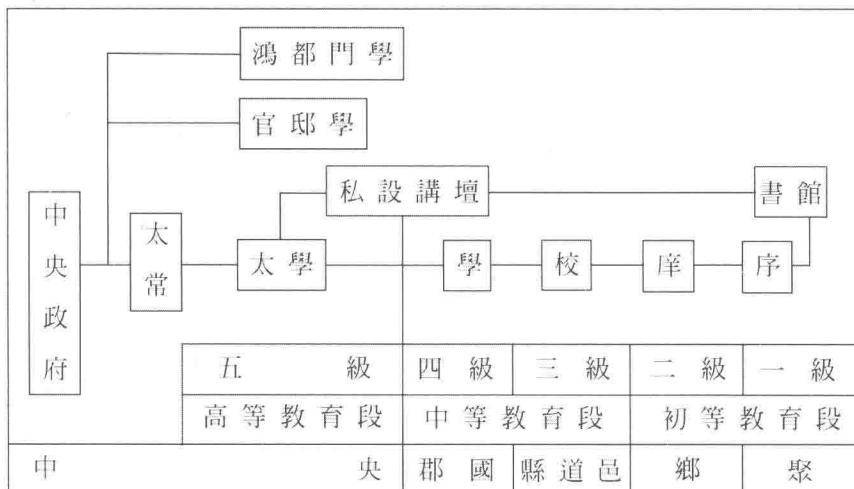
〔註 14〕 徐天麟《東漢會要》卷十一，帝學，「桓帝」。

〔註 15〕 徐天麟《東漢會要》卷十一，帝學，「靈帝」。

〔註 16〕 徐天麟《東漢會要》卷十一，帝學，「獻帝」。

第二節 官學與私學

官學私學者，以其立於學官與不得立為別。得立於學官，則設博士、置弟子。若不得立者，則私相傳授而已。自武帝表彰《六經》，「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帝王提倡不遺餘力，於是教化大興，學校發達，士風淳樸。班固於其〈東都賦〉中讚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可謂盛矣。漢代學制系統，始製於平帝元始三年，共分學校為五級：太學一級屬中央；學、校、庠、序四級屬地方。學、校由郡國縣邑舉辦，庠、序由鄉聚舉辦。學與校置經師，庠與序置《孝經》師。太學屬於大學性質，學、校屬於中學性質，庠、序約屬於小學性質。小學授小學諸書，中學授《孝經》、《論語》，大學則授《五經》（王國維《觀堂集林》）。此外尚有旁系二支：一曰宮邸學，即為外戚貴族及功臣子弟專門設立之學校。一曰鴻都門學，即帝王意旨所辦修習文藝之學校。以上皆為官學。復次，漢代私人講學之風氣極為普遍，故經師設館或鄉間塾校，大為盛行，弟子少者常數百人，多者且萬餘人。故漢代無論官學、私學，皆並行不悖，茲繪圖於下，再依次討論：



一、太 學

甲、太學之緣起

夫太學，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源也。漢代太學之創設，源於武帝建元元年（西元前 140 年）董仲舒之對策，其云：

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夫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全漢文》卷廿六·董仲舒對策）

於是武帝善其言，建元五年（西元前 136 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西元前 124 年），爲博士置弟子。當時太學未有特置之地，據《文獻通考》謂，當時「所謂太學，僅以明堂、辟雍爲代表；明堂、辟雍共爲一所，爲祭祀及會士之用，非養士之地也。」（卷卅一）此語當有所據。其後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然以成帝崩，劉向卒而罷。平帝元始四年（西元 4 年），王莽爲宰衡，起靈臺，作長門宮。南去隄三百步，起國學於郭之西南，爲博士之官寺。門北出，正於其中央爲射宮，門出殿堂南嚮爲牆，選士肄射於此。中北之外爲博士舍三十區，周環之。北之東爲常滿倉，倉之北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質物及經書傳記笙磬樂器，相與買賣，雍容揖讓，或論議槐下。其東爲太學官寺，門南出，置令丞吏，結姦亢，理詞訟。五經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六經三十博士，弟子萬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講各二十四人。學士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檐，雨不塗足，暑不暴首。（註 17）可知當時太學，儼然爲一小規模社會，甚至有販賣部（市）與法庭（獄），制度甚盛。漢代至此乃有正式教育學生之太學，而中國最早建立學校以居學者，實推王莽。迨光武中興，定都洛陽，建武五年（西元 29 年）光武愍其荒廢，乃重建太學。時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陸機〈洛陽記〉）。並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爲內外所集（《後漢書·卷四十八·翟酺傳》）。中元元年（西元 58 年），起辟雍。明帝永平二年（西元 59 年），臨辟雍行大射養老禮，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冠帶縉紳環聽於兩旁，容納聽眾至數十萬人，規模之大，可以想見。章帝建初四年（西元 79 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異同，連月始罷。和帝又數幸東觀，召見諸儒。然自安帝攬政以來，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生徒相視怠荒，學舍頽敝，學政廢弛。至順帝始復興學政，更修齋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後漢書》卷七十九），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以三萬餘生，居千八百餘室，殆六室而居百人。室極寬大，日中可接賓客，夜可留賓止宿。蓋

〔註 17〕 《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引《三輔黃圖》。